

酆都

——中國古代冥府形態初探系列之五

樂保群*

摘要 南朝道教上清派的羅酆山是一個不能運轉的鬼神之山，其功用不在於創造一個新的冥府，而是通過把歷代聖賢帝王的神鬼之靈擠壓到仙靈界的最底層，以襯托仙界的崇高。靈寶派則把羅酆山改造為一個大地獄，其收容對象只是道門的不守戒律者，並不是面向全社會的冥府。嚴格說來，羅酆山並不是一個冥府，但卻是在冥府發展史上，唯一由道教撰造的鬼都。雖然它沒有作為冥府為社會所認可，但它的一些碎片卻為民間巫術之士所採用，出現了酆都大帝、酆都獄、酆都元帥乃至酆都鬼城等頗有影響但又似是而非的幽冥現象。

關鍵詞 羅酆山；酆都；酆都大帝；酆都元帥；鬼城

談到太山府君的宗教屬性，不少人認為是道教的，但也只是那麼一說，卻很少見有人對這個論斷加以證明。依我拙見，南朝的道教對民間巫師的或是佛教化的太山府君根本沒有興趣，甚至對冥界本身也態度漠然。在“天帝”一章中我談到“司命”時，順便提及“泰山司命”被早期上清派道教魏華存輩所拋棄，而重新改造成上清派大神大茅真君。魏華存歷史上不必實有其人，但我們可以把她看做由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一個巫道集團中上層人物的代表。所謂巫道，也就是尚未完全洗除巫師術士身份的早期道教社團。這個道教社團頂奉的是“太山司命”，但這個社團的上層南遷之後，演變為以士族信徒為主體的道教上清派，早期巫師的那些祈禳解除的謀生功能對他們已經沒有用處，甚至成為身份的污點。所以他們把“太山司命”及屬神改造為三茅真君，把原來的“鬼道”和巫師性質一起與自身剝離。我的看法是，上清派和佛教一樣，其立教宗旨從來就與鬼道不相親近。作為一種出世的宗教，連人世都不

在乎，還管甚麼鬼趣？道教的立教宗旨是長生久視、羽化成仙，而不是讓自己在鬼趣中解脫罪孽或成神。鬼道（包括死後成神）是民間信仰的主旨，民眾立足於人的生活，通過鬼道以及叢祠諸神為自己人世爭取更美好的生活。佛道二教所以要涉及鬼道，就是利用民間信仰的這一特點，從民眾中爭取信徒，拉到自己的教門之下，其中優秀者脫離鬼道而專注於修行，絕大多數信徒其實只能成為供養人。

但對冥府沒有興趣的南朝道士卻創造了一個叫酆都的所謂“冥府系統”，這豈不是互相矛盾麼？嚴格說來，酆都並不能算做一個“冥府系統”，但我們所以把它列為一章，乃是因為它在後續的演變中，一些觀念為民間巫術之士採用到其他形式的冥府中，並產生了一些獨特的影響。

一、神鬼之山羅酆山

酆都的準確名稱是“羅酆山”。若肯含糊一些，這個羅酆山也可以看成是古代“冥府”系統之一種。可是它最早在上清派道士手裡並不是純粹的鬼府，而是個鬼神之都。它沿襲了

*樂保群：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美術出版社編輯、編審，出版著作有《中國民間諸神》《中國神怪大辭典》及《捫虱談鬼錄》等。

中國古代鬼神雜居、鬼統於神的觀念，但道士又在其上建築了一個更為龐大的仙真體系，實際上成了一個委屈在仙真世界下的神鬼之山。

梁朝道士陶弘景的《真誥》卷十五《闡幽微》，是專門談這個鬼神之山的：

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回三萬里，高三千六百里。山下有洞天。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宮，洞中有六宮，周回千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山上為外宮，洞中為內宮，制度等耳。

這裡的敘述有些不大明晰，猜測其意，似是說羅酆山分為兩部分，山下部分有“洞天”，山上部分有“六宮”。但山下的“洞天”中也有“六宮”，與山上六宮制度一樣，只是各有內宮、外宮之別。山上外宮自西而東分別是：

第一宮為紂絕陰天宮，第二宮為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為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為恬昭罪氣天宮，第五宮名為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為敢司連宛屢天宮。

一共六天宮，即是“鬼神六天之治”，而山下洞中的六宮與此同名，“相像如一”。人死之後，就要根據身份之不同而分別前往內宮或外宮，然後根據死亡的性質、方式等到六宮中屬於自己的那一宮去報到，聽候安排。

人初死，先詣紂絕陰天宮中受事。或有先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不必便徑先詣第一天，要受事之日罪考事凶之日，當來詣此第一天宮耳。

泰煞諒事宗天宮，諸煞鬼是第二天也，卒死暴亡又經於此。

賢人聖人去世，先經明晨第三天宮受事。

禍福吉凶續命罪害，由恬昭第四天宮。

第五、第六天宮接納何等魂靈，不應該不說，可能是因為原書殘佚，已經無從查考了。而且這些不同的亡靈要到不同的“宮”中報到，所去的是“外宮”還是“內宮”，還是兩處均可，也沒有做任何說明，估計以上引文中間就有殘缺。六宮的名目很奇怪，同時也很帶些陰煞詭異之氣。雖然這羅酆山有些像是從佛教的大鐵圍山借鑑而來，但上下各六宮的分曹理事，卻是以中國朝廷中書臺省分為六曹為模板。

羅酆山上的“地下主者”“鬼帥”及職事人等，都是由“人鬼”所成之神充任。其最高的羅酆主者為“鬼帝”，或稱“北方鬼帝”（葛洪《枕中書》）、“北太帝君”（陶弘景《真誥》）、“北陰大帝”（陶弘景《真靈位業圖》）、“酆都北帝”（《真誥》）、“酆台北帝”（《真誥》），後世則又有“酆宮帝君”（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酆都大帝”等稱。民間凡是帶“酆”字型、“北”字型的大小小“鬼帝”多與此公有些牽連，雖然名實或有差異，但起源於羅酆山卻是相同的。

這鬼帝又見於署名東晉葛洪的《枕中書》，說北方鬼帝治羅酆山，鬼帝為張衡、揚雲。這二位其實就是漢代張衡（字平子）及揚雄（字子雲）名字的隱變，他們二位都是多才多藝，但說起共同點來，則都是當時的辭賦大家，只是張衡、揚雲雖然在讀書人中名氣很大，但論其官位則實在微不足道，與“鬼帝”名實大不相稱。到了梁朝的陶弘景，大約覺察到這一點，便在《真誥》中改成了“炎慶甲”：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

炎帝就是神農氏，讓他來做鬼帝，在我們看來確實有些難解。正如有人註《真誥》說的“炎帝神農氏聖功不減軒轅、顓頊，不應為鬼帝”，而且炎帝不是“以火德王”麼，按理說

傳說與歷史



圖 1-a. 南宋金處士《十王圖》。絹本，水墨設色，縱 129.5 厘米，橫 49.5 厘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應該在南方，怎麼卻成了“北方鬼帝”？讓“以水德王”的顓頊（顓頊雖為楚人之先祖，但在“五帝”中的“德運”卻是“水德”）擔任北帝不是更合適麼？猜測其原因，大約一是因為顓頊在道士的傳說中已經成了仙，不是“人鬼”了；二是炎帝無論如何在地位上是僅次於黃帝的大人物，如果黃帝做了天帝，當鬼帝的也就非炎帝莫屬；三則是當時大約民間已經有了張天翁把劉天翁趕到泰山去做鬼王的傳說，劉天翁就是劉漢皇帝，劉漢火德，稱炎漢。這樣一安排，炎帝為北太鬼帝就與劉天翁為泰山主者接了樁。至於《真誥》的註釋者硬把道教的羅酆山與佛教的地獄往一塊靠，說神農牛首，正是地獄中的牛頭阿旁，真是癡人說夢。

但另有一種可能，即此炎帝並不是神農，而是蚩尤。清人梁玉繩在《史記志疑》卷一中就曾經指出，《五帝本紀》中的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與下文之“與蚩尤戰於涿鹿”其實是一回事，阪泉之戰即涿鹿之戰，炎帝即是蚩尤。如果此說成立，那麼戰勝的黃帝既然成了天帝，那麼把戰敗的蚩尤安排為鬼帝，正是對他死後為厲鬼的安撫。這也可能是久已存在的民間傳說，與張天翁把劉天翁趕出天宮至下界為泰山主者的傳說出於同一機杼。

北帝居於六天宮中的第一天宮。其輔佐有二位：上相秦始皇和太傅曹孟德。假如北帝是蚩尤，秦始皇和曹操作為輔佐確是絕配，這三位都是以殘忍敢殺而著名的。

北帝之下還有四明公，大約是師友級的人物：西明公兼領北帝師周公旦（一說為周文王）、東明公兼領斗君師夏啟、南明公召公奭、北明公吳季札。這四明公手下又各有“賓友”一二位，劉邦、孫策等皆在其內。這四明公的職責是“領四方鬼”，但又說他們分掌酆都六天宮中之四天宮。

六天宮中的第三宮是由“鬼官北斗君”周武王主政。北斗在古代是司命大神，“北斗注死”之說由來已久，不但在民間影響極大，而

且為道教大神。南朝道士不可回避，給他安排得還算體面。但另一個新生不久的司命大神太山府君，因為信奉者多是民間巫師，就不那麼客氣了。《真誥》中有個“泰山君”荀頊（此人在曹魏後期做過司空），其實就是太山府君，此時成了“四鎮”之一，與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各領鬼兵萬人，雖然貌似顯赫，但明顯失去了主冥的資格。（後來在北宋的《雲笈七籤》卷七十九中也提起過“太山君”，說他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血祀廟食所宗者也。但那是北宋道士為了復活酆都系統而作的讓步，早非梁朝道士的本意了。）

又有三官都禁郎齊桓公、水官司命晉文公。這二位不是“三官”，只是三官的屬員。二天宮各立一官，六天凡立三官。三官不是鬼神，是由真仙司命兼領，專門監察六天宮中的神鬼的，而齊桓、晉文只是人鬼，充當一下助理。

還有相當於人間尚書令的“大禁晨”二人漢武帝、孫堅，相當於尚書的“中郎直事”戴淵（東晉人）、公孫度、劉封、郭嘉（以上都是東漢末三國人），相當於中書令監的“中禁”顏懷、楊彪（東漢末人），如此之類，都由歷代帝王將相充任。北帝又有“侍晨”八人，位比侍中，李廣、徐元直、龐德和殷浩都在其內。

羅酆有二天門，南天門為酆都主門，為北太帝君之門，而北天門則為北斗君之門。每天門有二亭長主之，每亭長下有四修門郎，這“門官”已經是羅酆山最低的職位了。

總之，晉、梁道士們為羅酆山安排了一百多名古代的帝王將相，按照當時的朝廷規模把冥界的中樞機關配備得比較完備，但卻沒有冥界的地方官吏。在太山府君系統中，太山府君的地位只是相當於地方上的郡守，下面配備了屬吏和“所由”就可以勾拿鬼犯，讓冥界這個國家機器有了運行的部件。而羅酆山卻只是一個小朝廷，是一台樣子好看卻運轉不起來的機器。

傳說與歷史



圖 1-b. 南宋金處士《十王圖》。絹本，水墨設色，縱 129.5 厘米，橫 49.5 厘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其實，這些士族出身的神仙家，根本不太在乎冥界的國家機器配備得是否合用，他們要搭造的是整個靈界的體系，那個體系的主體是仙真，他們是靈界的最高統治者，而神鬼只不過是最末稍的分枝。《真靈位業圖》署名陶弘景，雖然是假冒的，但其思想脈絡卻完全是南朝上清派道士一系。所謂“真”即仙真，“靈”即神鬼，在《真靈位業圖》的體系中，靈界分為自高至低的七等之“位”，也就是七個階級，每一階級中又分中、左、右。第一級都是元皇教主一級的大神，其下第二級即是產生於東晉南朝的“上清派”諸真，第三級是見於劉向《列仙傳》的古仙人，第四級基本上把葛洪《神仙傳》中的魏晉神仙囊括，第五、六兩級為《真誥》中的二三流神仙，而第七級即最低一級就是羅酆山的全班人馬，不要說“秦皇漢武”，就是神農炎帝以下的文、武、周公也只能屈居於末流。

上清道士編排這個《真靈位業圖》的用意，就是要極大地抬高仙人的地位，聖君賢臣這些人鬼在靈界的地位連一個普通的仙人都不如。靈界仙真和神鬼地位的高下，也就是從事修真的道士和在人間事功立業的聖賢帝王地位的高下，至於從事鬼道的巫師的地位就更不值一顧了。

羅酆六宮中地下主者及諸鬼官，如果要從第七階升入第六階，比人間的修道還要難一些。《真誥》卷十三說：地下主者有三等，鬼帥之號也有三等。他們所以能為地下主者和鬼帥，是因為“世有功德，積行所鍾，或身求長生，步道所及，或子弟善行，庸播祖禱，或諷明洞玄，化流昆祖”。如果想入仙道，地下主者可經文解，鬼帥則經武解。文解一百四十年進一級，武解二百八十年進一級，此為入仙道之始。一進始得步仙階，給仙人之使令，形同差役。再進第二等，補管禁位，位如世間散吏，此為地下主者之中者。再進第三等，方得入仙人之堂，出館易遷、童初二府。易遷、童初二府是收納初得道者的地方。據此，地下主者修行四百二十年方與初得仙者相埒。至於在第一

等的，實為冥府中散鬼，雖非鬼籍，卻無職務，相當於人世中之白衣士子。

由此看來，羅酆這個神鬼之山存在的意義，就在於把強大無比的人間帝王將相陣容壓擠到靈界的最底層，以襯托仙真世界的無上神聖。至於羅酆山作為冥府的實用價值，那是鬼道與人間的事，道士們根本就不在乎。這觀念傳流下去，在後世的道教中，包括閻羅天子在內的“陰官”地位也遠低於仙人。

二、羅酆山成了地獄

事情的變化是從羅酆山出現了地獄開始的。

在陶弘景的《真誥》中，羅酆山雖然收納鬼魂，卻沒有地獄。因為那時的羅酆山不具備冥府的功能，拘拿、審訊、收監、懲罰這些冥府治鬼的功能全都沒有，它要地獄做甚麼？羅酆山的諸多鬼帥統率着億萬鬼兵，殺鬼、斬鬼也是動輒萬千，但這些鬼不是人死後的鬼魂，而是瘟鬼、惡鬼、邪鬼，就是西晉時《神咒經》中所列的赤索鬼、赤尾鬼、赤疫鬼、都盧那鬼等等百十種鬼。《真誥》中偶爾談及地獄，如“種罪天網上，受毒地獄下”，也不過是拾佛教的話頭，而且這“地獄”也並不在羅酆山內。

但突然一下子，在靈寶派的經典中，羅酆山就有了地獄。南朝所出的《四極明科經》晚於陶弘景，它對羅酆山做了極大的改造，這個處於北方癸地的酆都山，山上、山中央及山下各有八獄，八獄各有名目：

山上有八獄：第一監天獄，第二平天獄，第三虛無獄，第四自然獄，第五九平獄，第六清詔獄，第七玄天獄，第八元正獄。此八獄由“上天三官”主掌。

山中央八獄：第一玄沙北獄，第二皇天獄，第三禁罰獄，第四玄妙獄，第五刑正獄，第六律令獄，第七九天獄，第八清冷獄。此八獄由“中天三官”主掌。

傳說與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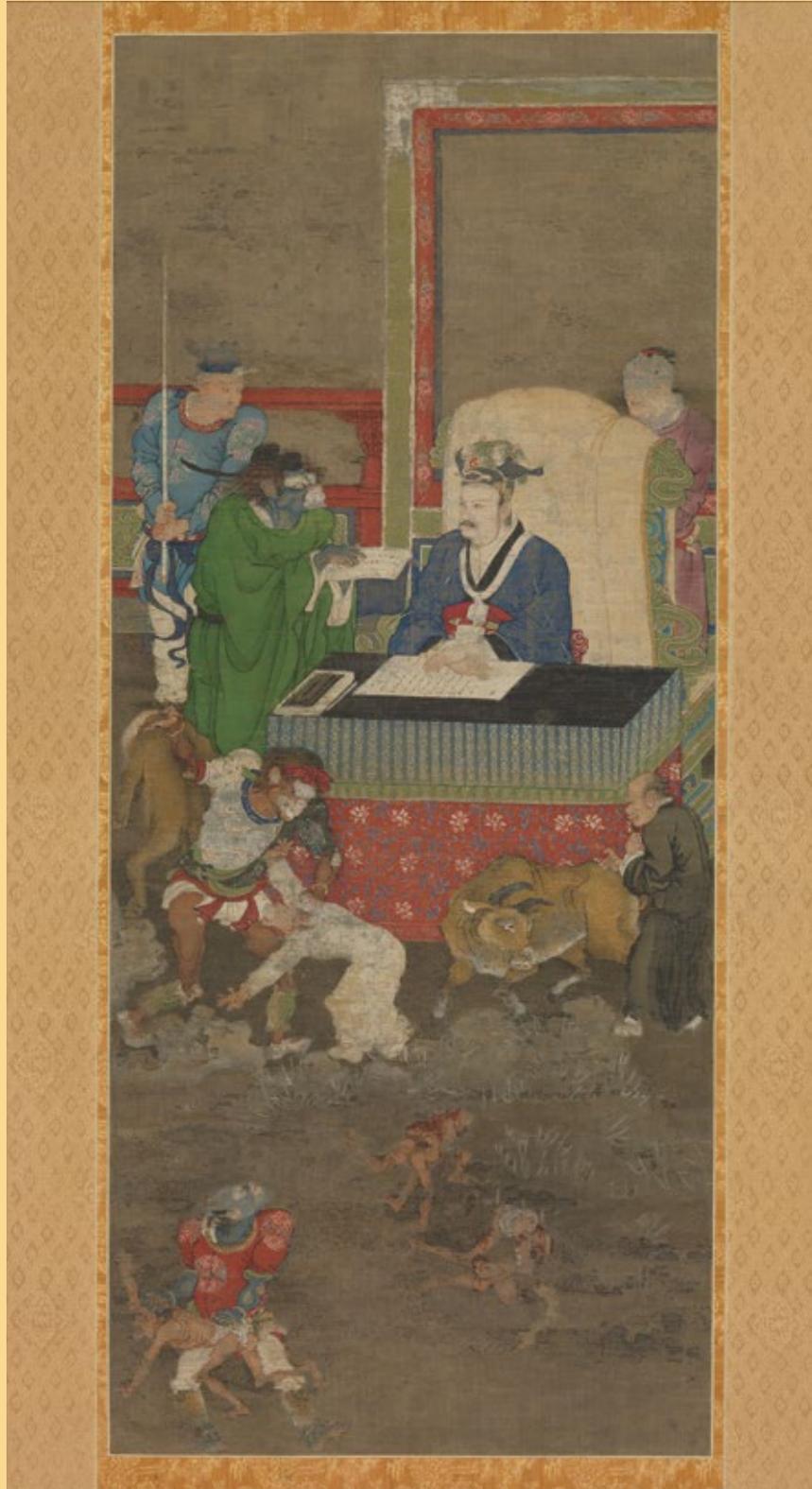


圖 1-c. 南宋金處士《十王圖》。絹本，水墨設色，縱 129.5 厘米，橫 49.5 厘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山下又有八獄：第一無量獄，第二太真獄，第三玄都獄，第四三十六天大獄，第五天一北獄，第六河伯獄，第七累劫獄，第八女青獄。此八獄由“下三官”主掌。

一共二十四獄，都在羅酆山之北。每一獄有十二掾吏，下有金頭鐵面巨天力士各二千四百人，手持金手槌鐵杖。凡是違犯“玄科”的死魂，就交由所屬之獄，受土鐵杖拷打，萬次為一掠，三掠之後還要“補三塗之責”。請注意：二十四獄所治鬼魂，都是“犯玄科”即信奉道教而違犯教規的信徒。這一點與佛教的地獄有些相似。按照佛教的本義，閻羅所掌的地獄應該是只收治違犯戒律的信徒的。不信彼教，既不能入彼教的天堂，也不會為彼教的地獄收治，這本是最平常的道理。把不信彼教的俗人拘入冥府是可以的，但冥府用彼教的信仰來給鬼魂定罪，強制地打入彼教地獄則不可，因為如此則近似於邪教了。所以這裡的“三官”只收治道教徒，不同於太山府君的收納普天下亡魂；酆都只是座從屬於三官的大地獄，更不是一般的冥府。

但此處的三官已經不同於《真誥》中的三官了，在那裡，酆都六天宮，二天宮各立一官，六天凡立三官。其職“如今刑名之職”，即是羅酆諸天宮中的司法，由仙真擔任，統領諸天宮主者，而不是主者。到了《四極明科經》中，卻是上、中、下各八獄，每八獄有一“三官”。三官成了地獄主者。

除了羅酆山二十四獄之外，另設有刀山、火海之獄：

這刀山在“岱宗”即泰山之北的“空洞小天”之上，方圓七千里。它不是一座空無人煙的荒山，“上置百二十曹府，千二百掾吏，執罰神兵五萬人”。凡是有違犯三官之罪者，死後魂靈都要到刀山爬上爬下，一路受利刃切割，往返一萬次算是“一掠”，三掠之後，再把他弄到“流火之鄉”。

流火之鄉就是火海。這火海在霍山之南的巨陽洞庭之內，也是方圓五千里。罪魂至此，就幹一件事，“食火啖炭”。吞嚙一萬次算一掠，三掠之後就充“三途之役”。

“三途”是甚麼，這裡毫不客氣地把佛教的東西拿了過來。三途就是火途（地獄道）、血途（畜生道）、刀途（餓鬼道），總稱三惡道，實際上就是地獄。所謂“三途之役”就是苦役，從蒙山擔土，去填積夜之河，往返不知多少里，也是萬次一掠，三掠之後，可以投胎轉世，但投的還是畜牲之胎。

與西方世界接軌的結果就是出了這麼個道教的地獄，懲治的就是生前不守“三官之道”的鬼魂。

不止於此，這些道士在清微天、禹餘天和大赤天也都設有“三官”，如清微天的“三官”：“領仙君所鎮五帝神兵五萬人，第一左官主執太真玉帝替慢之罪，第二右官主糾漏泄天寶之罪，第三陰官主元君虧犯科禁之罪。”禹餘天所掌之罪就更下一等：“第一左官主陽過，刑殺伐逆、竊盜天寶、宣露靈文、口舌咒誓之罪，第二右官主陰過，心懷謀圖不軌、謀害賢能、所念不道之罪，第三都官主疑貳天真、不崇不信、毀謗天寶、心懷進退、輕籍道經、穢慢真文之罪。”大赤天三官：“第一左官主治生人之罪，第二右官主治死人之罪，第三陰官主治女人之罪。”

此外又有水火左右二官：“左水官治妄語誹謗、歧咽口舌、妒賢害能、不信天真、疑貳符章、訾毀寶文、妄說天地、宣洩秘篇、辱毀二象、觸犯三辰者；右火官治大逆殺生、伐害師君、反謀父母、手惡心賊、願念不道之罪。”

還有個大丘山，有風刀左右二官：“第一左風考官，治受經符寶訣、無盟修行、愛財賤道、虧損天科之罪，第二右刀考官：治伏誓告盟、背違師友、去彼適此、評論善惡、攻伐根本、莫逆之罪。”請注意，以上所述諸罪都有關道門的法規，而非一般的社會法律。

傳說與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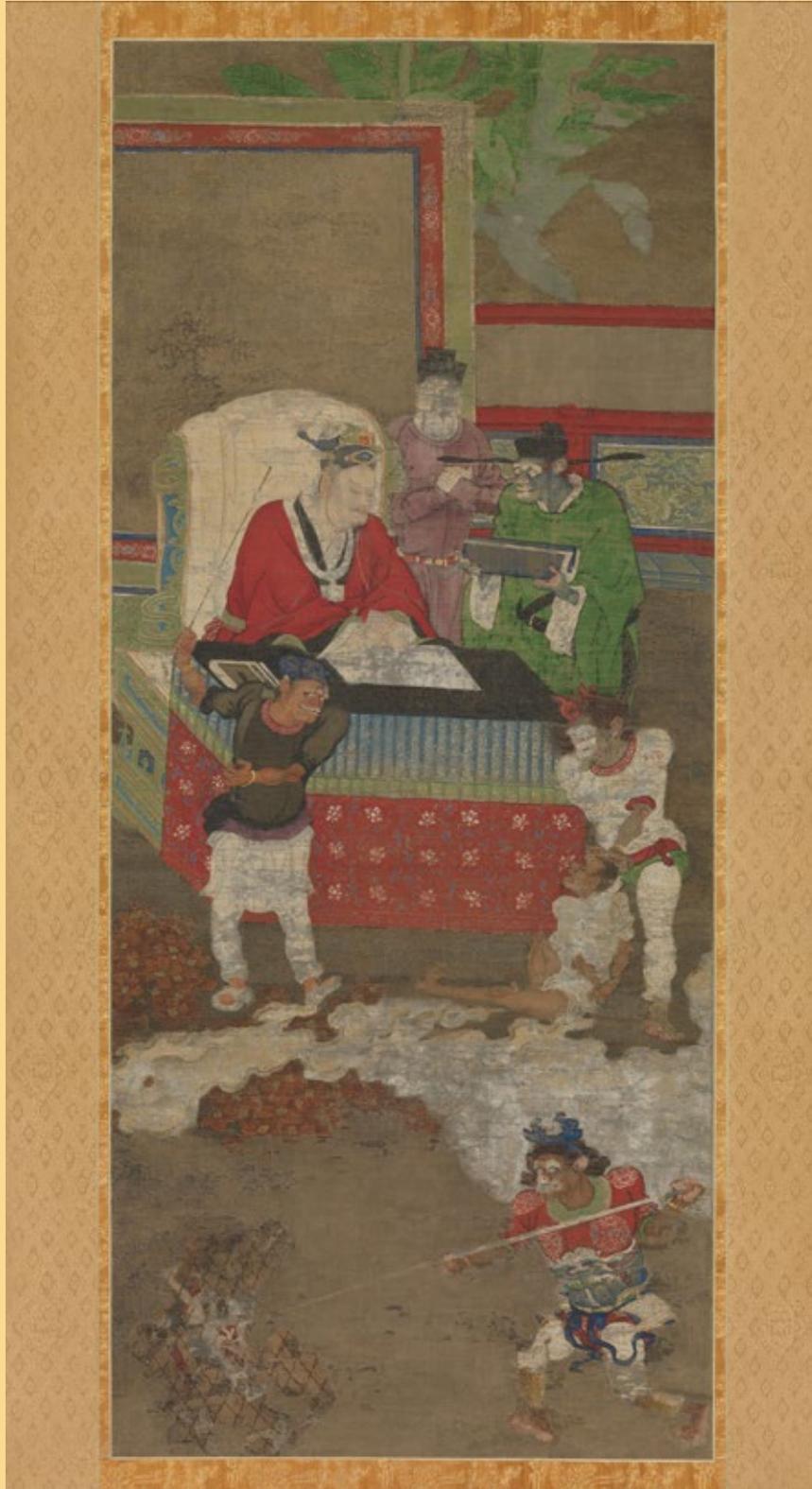


圖 1-d. 南宋金處士《十王圖》。絹本，水墨設色，縱 129.5 厘米，橫 49.5 厘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靈寶派對《真誥》中羅酆山的改造真是大刀闊斧，三下五除二，弄得只剩下一個酆都山的空名。原來的北太帝君、上相、太傅、四明公直到職位最低的二天門亭長、修門郎，全都不見了，代替這個龐大宮廷組合的只是三官及其掾吏、力士了。而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酆都山似乎只是靈寶派地獄的一處，刀山火海都在別處，審理罪魂的機構更多的安排在清微天、禹餘天和大赤天上。

但這只是改造羅酆的一種較極端的方案，另有一種保留了較多的舊有結構，只是在原來的神鬼之山中加設了地獄，但這地獄的規模卻大大勝過了“二十四獄”。此說的一些零星材料見於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的《玉格》篇中：

首先，“炎帝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的“國體”沒有改變，但羅酆山中卻有了地獄的法律，其名為“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而且有了官府的簿籍：“黑、綠、白簿，赤丹編簡。”刑罰之類有“搪蒙山石、副太山、搪夜山石、寒河源、西津水置、東海風刀、電風（一作雷風）、積夜河”，（此處的引文採用近年的一個標點本，有些難懂，我覺得如果這樣斷句更易懂一些：“搪蒙山石副太山，搪夜山石寒河源，西津水置東海，風刀、電風、積夜河。”這裡有些可能是誤字，但意思大致可以明了，即讓罪魂擔蒙山之石運到泰山頂上，擔夜山石來填塞河源，擔西津之水傾於東海，也就是讓罪魂做些無用之功以嘗受折磨之苦，收改造靈魂之效罷。至於風刀，也許是指風、刀左右二官，電風則更可能是雷電殛擊，積夜河，已經見於《四極明科經》，所謂“擔蒙山之土，填積夜之河”者即是。）而治獄之所，又有“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之目。而由“四極”“九科”來看，這級之下似乎還要分出更瑣細的名目。

又云：“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溟濤獄，北嶽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六千惡

為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薜荔也。”是又有三十六獄、二十四獄、五獄、二十八獄、薜荔獄諸說，而細目則各有不同。其中的“二十四獄”名目正是《四極明科經》中所述，可見這時的羅酆山是採納諸說而改造的。

《酉陽雜俎》“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笈亦往往錯出其中”（《四庫全書提要》）。其書雖成於唐末，但《玉格》一篇，所錄多前代道書而不為當時所習聞者，應在“遺文秘笈”之列。保守地揣測，段氏所錄酆都地獄的文字，所出不會晚於唐朝初葉。這時的羅酆山雖然保留了六天宮、北太帝君、四明公等，但質性大異，實際上等於把佛經中的八熱八寒諸十六大地獄換了名目，改了獄主。很明顯，這個羅酆山已經不是南朝道士的羅酆山，而是佛經中“地獄太山”的道教版。

只是這個“道版”不但縮水，而且失真，將它與佛教所言地獄相比較，就可以看出，道士們不過是在人家的床下架屋，雖然極力侈言鬼官、地獄之數目，氣局遠遠不能與佛經相比較。而且說實在的，佛教已經把地獄中的慘酷景象描繪到極致，也確實無加喙的餘地了。

這個羅酆山二世的命運與它的前輩一樣，不可能為民眾所接受，而只能留影於“遺文秘笈”。

三、羅酆山的遺產

可是羅酆山依然不甘沉沒，到了北宋，它第三次企圖掙出水面，但不過只是冒了幾個泡。

北宋的皇帝崇奉道教，自“來和天尊”降生的宋真宗直到“長生大帝君”轉世的道君皇帝宋徽宗，造成了一大段神仙方士的黃金時代。而自五代以來民間的資冥市場基本上為“地藏一十王”系統所佔據，道教徒若想建立一個真正起於道教的冥府，只有重拾酆都的餘緒。北宋·文瑩《玉壺清話》卷五有一“酆都觀主”故事，略云：

傳說與歷史



圖 1-e. 南宋金處士《十王圖》。絹本，水墨設色，縱 129.5 厘米，橫 49.5 厘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咸平三年，王顯帥定州。忽一日，一道士通刺為謁，破冠敝褐，自稱“酆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鬢若剛鬚，謂顯曰：“昨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日，契丹引數萬騎獵於威虜軍境，顯引兵剿襲，大破之，梟名將王貴十五輩，斬二萬級。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召歸，赴道數程而卒。

這是一個奇怪的冥府，地點是道觀，主者是道士。天帝要收下界人魂，批量那麼大，不找閻王卻來找他，由他來正式錄入冥簿之後，才最後確定二萬人的死生。這種不成樣子的冥府實在令人可疑，但道士們卻不管民眾信不信，總是不斷編出與酆都相關的冥府故事：宋徽宗宣和六年，從事郎林毅，閩人，寄居姑蘇。忽夢黃衣吏持文書一卷，列十人姓名，林在其中，謂曰：“召公等作酆都使者，請書知。”此事載於南宋·方勺《泊宅編》。而洪邁《夷堅丙志》卷九則說此人名林义，所召任之官為“酆都宮使”。又云：林义一向慕道，懂得這是怎麼回事，便說：“此乃冥司主掌，非以罪譴謫者不至。且吾聞居此職者率二百四十年始一遷，非美官也。”這與一向被召到冥府做閻王的故事很是雷同，於是大致可以落實，作為冥府的“酆都宮”，其主者就是酆都宮使了。這新的冥司究竟是如何結構，不得而知，但“酆都宮使”在靈界的地位不高，由“以罪譴謫者”充任，而且“二百四十年始一遷”，卻與南朝上清派的羅酆故事大致相同。只是這些故事對民間毫無影響，此後也就沒有聲息了。

南宋的道士們似乎放棄了把羅酆山建成冥府的嘗試，重點在“酆都地獄”上做文章。一個叫林靈真的道士，編了本部頭很大的《靈寶領教濟度金書》，把靈寶派的羅酆系統重新抬出，略加改造，把地獄分為北都羅酆、九幽、泉曲府及十二河源、五嶽、四瀆、里域六類。又有另一位南宋人李昌齡，他為《太上感應篇》做傳註，談到北都羅酆山，大致是在靈寶派道

士的基礎上攙加以閻羅王體系的成分。如云羅酆山近水面處有一大洞，名曰陰景天宮。周回三萬六千里，中有三十六獄。主此洞者名為太陰天君，助治四人為東西南北四斗君。洞外山上別有六洞，六天大魔各主其一，即冥府六曹，主執罪罰。如此之類，道士的靈感日益枯竭，頂多是修修補補，已經變不出多少花樣了。羅酆體系的鬼域架構缺乏大眾幽冥文化心理的支持和認可，只能是閉門造車。

羅酆山再變其形也未能挽回頹沒之勢，可是七寶樓台，雖然倒塌了，總還是留下些值得一看的遺跡和片段。

（一）酆都大帝

羅酆山的遺存之一是留下了一個“酆都大帝”的空名，卻容易讓人誤解，以為真有一個叫酆都的冥府體系。

《道教十王經》和《玉歷寶鈔》明明記載着酆都大帝主宰地獄十殿閻羅，怎麼能說是“空名”呢？蒿里山所建的神廟，不就是供奉着酆都大帝麼？

話說得不錯，酆都大帝當然可以說就是羅酆山的北太帝君，但泰山腳下蒿里山的酆都大帝，卻是光杆一人，甚麼上相、太傅、四明公都不見了，羅酆宮中的人馬一個都不帶，這還能算北太帝君麼？奇怪的是，他所有的卻是十殿閻羅和七十二司，正是東嶽行宮的全套班底。酆都廟旁另建有祠廟，供的是掌管漆河的靈派將軍、掌管蒿里的趙相公，都是元明以來民間傳說的冥神（見元刊本《連相搜神廣記》），與羅酆宮更是毫無瓜葛。那麼這位酆都大帝就與羅酆山體系脫了鉤，完全歸入了“東嶽—閻王”體系，說得客氣些，這是孤身移民，連家屬也不帶，而究其實質，這個酆都大帝其實就是東嶽大帝換了副面孔！個中玄妙，乃在於民間的搗鬼。朝廷在岱廟裡供奉着東嶽大帝，那是絕對不能有一絲鬼氣的。但“泰山治鬼”，流傳有時，現在豈能斷了傳統？野道士和巫師

傳說與歷史

之徒既然在岱廟插不進足，便在不遠的蒿里山另立一個管鬼的泰山神。如果就叫做“東嶽大帝”，便是公開和官方唱對台戲，只能遭到官府的封禁，好在羅酆山的“北太帝君”閒着，便挪借過來，改為“酆都大帝”，安在了東嶽大帝頭上。於是萬事大吉，酆都廟直到幾百年後被個小軍閥破除迷信燒掉之前，始終是安然無恙。

再說《玉歷寶鈔》。這部三教九流大雜燴卻又試圖以佛教為老大的“善書”，其出世的時間根本不是它的序言中謊稱的北宋，而是它實際面世的清乾隆年間，內中十殿閻羅的頂頭上司也是酆都大帝，而酆都大帝則代表玉皇大帝統領冥府。（玉皇大帝是民間信仰的天帝，就是讓齊天大聖欺負得不成樣子，朝廷也不干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書中也同樣找不到東嶽大帝的蹤影。須知“東嶽—城隍”外加十殿閻王，是自明代就為官府所認可的冥府體系，泰山岱廟雖然不能弄鬼，但包括南北二京的全國東嶽廟（或稱東嶽行宮）無不可以塞進冥界十王。可是《玉歷寶鈔》為甚麼把東嶽大帝換成酆都大帝呢？因為它要讓東嶽大帝帶領十殿閻王向面然鬼王（據說是觀音菩薩的化身）行跪拜大禮！這也同樣是和朝廷的功令唱對台戲，所以也只有用瞞天過海的手段，讓東嶽大帝以酆都大帝的名義出面。除此之外，酆都大帝就沒有多少露面的機會了，請看全國那麼多的東嶽廟，雖然有全套的冥司班底，可曾有一處出現酆都大帝的影子？

至於所謂“道教”的十王科儀，把十殿閻羅都替換成道教的所謂“真君”，讓酆都大帝充當了地藏菩薩的角色，這種過分的假冒，就是道教本身也羞於承認它的正當性。

（二）酆都元帥和酆都獄

酆都山的遺存之二是為冥府的地獄留了一個中國化的名稱“酆都獄”。

產生於元代民間的酆都元帥，說是元帥，其地位與名號很不相稱，因為他實際上只是一個“獄神”。其事見於《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孟元帥”條，大略為：

姓孟名山，為獄官，殘冬思親，因念數百囚徒亦同此心，與囚約：“今二十五日回家，來月初五歸於獄中。”諸囚泣拜而去。府主滕公知而答之，令即捕回諸囚。孟山思曰：“死有何難，此命難復。”遂立槍於地，踴躍欲撲槍自殺，而有白兔三倒其槍，不能死。忽玉帝降詔，封孟山為“酆都元帥”云云。

“縱囚”事自東漢鍾離意之後歷代多有，而以唐太宗最為著名，是個陳舊的故事套子。民間以此為早已出現的酆都元帥編個出身故事，不過是企盼死後遇到的是個講人性的地獄主者。孟山在世為獄官，升天之後管的也是監獄，因為這監獄是酆都獄，所以稱為酆都元帥。

“酆都獄”就是羅酆山變成的地獄，已見前述。但早在唐時，這個道教的地獄就已經為民間信仰所挪用。《大唐傳載》中有一笑話，某士人好吃鹵煮牛頭，一日夢被拘至地府。“酆都獄有牛頭在旁”，其人無畏懼，以手撫其頭道：“這頭真堪鹵了來吃！”牛頭獄卒是佛教地獄中的角色，而現在此獄徑稱“酆都獄”了。這自然是民間信仰的慣技，但羅酆已經地獄化應是當時人的一個見解。而到北宋時，孔平仲《談苑》中有“酆都造獄”之說，至南宋以後，“酆都獄”之說就越來越為人所接受，成為民間巫師的法術用語。

洪邁《夷堅志·丁集》卷十《李夢旦兄弟》條，言饒州學生李夢旦，一家患瘟疫，瘟鬼糾纏不已。一日夢有神人至，曰：“汝家被瘟鬼惱害，我為汝押赴酆都了。”又《夷堅志·戊集》卷三《金山廟巫》條，言巫師怒責鬼物曰：“悔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錄精魄付北酆。死在頃刻，不可救矣。”《夷堅志·戊集》卷三《李巷小宅》言法師申斥妖鬼：“苟

冥頑不去，當令師巫盡法解汝於東嶽酆都，是時勿悔。”《夷堅志·癸集》卷四《張知縣婢崇》條，則叱曰：“汝是甚麼精魅？分明告我。若不直說，當拘繫北酆無間獄中。”

酆都、北酆、東嶽酆都、北酆無間獄，說的都是一個地方，即酆都獄，是專門關押邪鬼、惡鬼、瘟鬼的最嚴酷、難於出頭的地獄。當然它也是處置極惡之人的最令人心大快的歸宿，元人劉一清《錢塘遺事》中就有秦檜一夥押在“酆都”身荷鐵枷、備受諸苦的故事。這酆都不管是近於佛（北酆無間獄）還是近於道（東嶽酆都），都是專指地獄而不是冥府，這是很明確的。到明清之後，把酆都視為黑獄的說法仍很普遍，清初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一載行“麻城法”的巫師發毒誓，有道：“只願今生圖富貴，不顧七祖入酆都。”袁枚《子不語》卷十《牙鬼》、卷十五《宋生》、卷二十二《荷花兒》等條也都毫無例外地把酆都當成地獄。

中國的冥府和地獄是有區別的，地獄只是冥府的一個下屬部門。孟山元帥所任之職就是冥府中的典獄長。清人徐道所著《歷代神仙通鑑》中列出了一個佛教化的冥府體系，以地藏菩薩為幽冥教主，下領十殿閻王，而列於閻王之後還有一“酆都鬼王”，這位鬼王不會是酆都大帝，只能是掌管地獄的酆都元帥。認真說起來，中國冥神中真正能和佛經中的閻羅職能相對應的，只有這個不大引人注意的酆都鬼王。他們都是地獄主者，只不過閻羅不像酆都鬼王那樣頭上還有個冥府。

（三）酆都鬼城

羅酆山的遺跡之三，是在人世間出現了一個叫做“酆都”的鬼城。

酆都即今重慶市下屬的豐都。“豐都”是一九五八年周恩來總理建議由酆都改的，但卻還是舊名。在元代之前，此地的正式名稱一直是豐都，到了明代洪武年間才改為酆都的。

豐都縣平都山為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本為神仙窟宅，後來的成為鬼城酆都，據說有兩個理由。一個是道教有個神鬼之山羅酆山，又名酆都。另一個則是出於一個誤會，豐都的平都山曾經出過陰、王二仙，於是“陰君”和“陰王”竟讓人疑心此地是閻羅天子的“行在”了。南宋·范成大《吳船錄》卷下云：

去（豐都）縣三里有平都山，碑牒所傳，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皆在此得道仙去。有陰君丹爐及兩君祠堂，皆存。

而後面又提到：

道家以冥獄所寓為酆都宮，羽流云此地或是。

他又有詩云：

神仙得者王方平，誰其繼之陰長生。……峽山偃仄岷江繫，洞宮福地古所銘。云有北陰神帝庭，太陰黑簿囚鬼靈。

兩個理由都說到了，但他對神仙洞府向北酆地獄的這一轉型也是頗感突兀。

“鬼城”並不在豐都城內，而是在城外二三里的名山（即平都山，或稱盤龍山）上。豐都的百姓過着與正常人一樣的生活，但也間或有些怪異的傳聞，如明人祝允明《語怪》中說到的“走無常”的事：

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叩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行事，事訖即還。或有搬運負載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

傳說與歷史

把好端端的一個山城硬說成是冥府，不但難於為人接受，就是長期作戲也難於維持。所以又有平都山的冥府是在地下，既與人寰相隔而又相通之說，而連接陰陽二界的只是一個山洞或一口井。這在《聊齋志異》《子不語》《咫聞錄》等志怪小說中多有記錄，但均屬民間故事性的傳聞。真正能看到的東西只有平都山上的建築。

在唐代，這裡建造了最早的道觀仙都觀，據段文昌記，“山光耀於耳目，煙霞拂於襟袖”，正是紫府玄圃的仙境。自南宋有了豐都即酆都的傳說之後，最晚到明初，平都山已經出現供奉閻羅、靈官、土地的叢祠。自此道觀、佛宇、神祠錯落其間，至《咫聞錄》所記道光時“山上寺宇計七十餘處”，大約算是平都山的鼎盛期了。但這些寺宇中鬼的地盤有多大，卻不甚清楚。而如今的平都殿宇已是劫餘之物，又恐怕不足以據證以往。好在1935年重慶鄉村建設學院教授衛惠林先生到酆都考察後寫了篇《酆都宗教習俗調查》，應該大致保存了當時平都山的實況。我把文章中與鬼相關的景點標出來，或可看出鬼氣在鬼城中的比重。

平都山為豐都宗教聖地，舉國迷信之閻羅天子殿即在山頂，多數廟宇集中於此山。從縣城東北隅過通仙橋北行，為上山進香大路。西有接引殿、北嶽殿、文昌宮，東有東嶽殿、火神廟、雷祖廟，左右並列着。由東嶽殿與接引殿之間向北拾級而上，至一轉折處有土地殿與門神殿，皆為較大之神龕。再上數十步為陰陽界，門側為界官殿。其東北為眼光殿與圓覺殿。從陰陽界上行即為三清殿。三清殿右側上去十餘步，即為送子觀音殿。再上數十步為千手觀音殿，再上為報恩殿，再上數十步為三官殿，再上行通過山門即為大雄殿，殿前有橋稱為奈河橋，橋下一石池即血河池。奈河橋東首為地藏殿，西首為血河將軍殿，有一神龕。由大雄殿右側再上行數十步為星主殿。星主殿右側，有稱為三十三天之石級。在石級盡處，左為王

母殿，右為玉皇殿，再沿石級上行為百子殿，由百子殿後石級北上為天子殿。天子殿後門稱為鬼門關。由鬼門關稍向西南下行為望鄉台。由此下行為進香小路。豐都山后麓有二廟：一為竺國寺，一為老關廟。

與幽冥相關的景點看似多達十三處，其實正殿僅天子殿一處，界官、地藏、血河將軍則是傍人門戶的偏殿或神龕，奈河橋只是明初時蜀獻王朱椿在寥陽殿前修建的連拱三石橋，而橋下的一汪死水也就順便指稱為“血河池”了，剩下的望鄉台幾處，更是因勢借景，點綴而成。而且作為幽冥教主的地藏菩薩，竟至於讓籍籍無名的血河將軍分庭抗禮，冥界入口的鬼門關竟開到了陰天子的殿後，又出來個陰陽界把道教的最高神“三清”圈了進去，全然不理睬冥界的制度，也可以看出這鬼府的佈置絕非先期經營，只不過是在現有的建築中見縫插針罷了。

如此看來，酆都的鬼城本身就很勉強，而所供奉的閻羅天子更與道教的“酆都”全不沾邊。

以上三個遺跡基本上都是徒有“酆都”之名，與羅酆山沒甚麼關係了。其實道教上清派的羅酆山還有一個遺產，即“鬼神六天之治”，人死之後，根據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死亡性質及方式分別到六宮中的某宮去報到，而唐末五代產生的十殿閻羅分別收治不同鬼魂與此極為相似。如此看來，“地藏—十王”系統的產生與道教還有些血緣關係呢。

